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切父音甫刺宣王也

毛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

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尹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

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

作圻○**毛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

禮記

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

○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血憂也宣王之末

司馬職廢美戎為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

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

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二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

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

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

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

之士出自六鄉瀟六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

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

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

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

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

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

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
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宣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穰

毛氏曰宣誠也○毛氏曰尸主也○毛氏

曰熟食曰穰○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

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

宣王變古制者二馬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

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宣不聰胡轉予于

恤有母之尸穰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

征在古必有成灋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灋人

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

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

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一事子事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婦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辯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皎皎古了切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繫陟立反之維之以求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氏

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曰繫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

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鞅也○鄭氏曰求久也○

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息也

○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

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畱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

者又以素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呂氏曰

賢者將去而不畱我猶願繫維之以求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畱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繫之維之以求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然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首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

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首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釋文**遁作遜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母音舞金玉爾音而有段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逝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逝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

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逝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母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母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東萊曰**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首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

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
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
之節也勉爾道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
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
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
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
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
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

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

曰復返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

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

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無以侵迫為也○
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
也○
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
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
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鴉羽○
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
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榭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
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榭解見鴉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媾而
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
諸舅宜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薄豆有踐兄弟
無遠其躬行仁義繇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
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
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
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
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
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
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
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
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樛教書反昏因
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樛惡木也李氏曰樛

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樛其
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因又曰

婦之黨為昏媾之黨為因○**毛氏曰**畜養也○

王氏曰樛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因之故言
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樛之不如也○**孔氏曰**

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
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勅六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宿
爾不我畜言婦思復

鄭氏曰蕞牛薺徒雷反也陸璣艸木疏云今人

謂之牛蹄○**王氏曰**遂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
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
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
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音福不思舊因求爾新特成
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蓄惡菜也鄭氏曰蓄當也○陸璣艸木

疏曰蓄一名當幽州人謂之蕒當其根正白可
者熟灰中溫噉之饑荒之威可蒸以禦饑當音

蓄○**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

曰蓄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
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
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蓄之不如也○**朱氏曰**爾
之不思舊因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

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
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千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
成則考之而不疊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

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
禱者是矣若知斯千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

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千無羊皆宣王初

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
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

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
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大體則宣王固一

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

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矣○

長樂圖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

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

固也○**鄭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

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

之層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厝如松之茂朱氏曰

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

相圖○**宋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吾兄弟

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

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
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
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

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閔宮之諸致之豈謂姜

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

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

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雁○**毛氏曰**西

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

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

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鄭氏曰**厲王之

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

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
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椽陟角反之臺臺音託風雨攸除
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干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
縮之繩在版上歷歷然約謂繩約版直則墻端

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孔氏曰**椽

如椽杙之椽謂以杙築之也○**蘇氏曰**臺臺杙
聲也孔氏曰既投工於版以杙築之臺臺然○

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芋大也○**孔氏曰**
作羣寢之時縮版杙築至羣寢既成其墻屋弘

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
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蘇氏曰**君子

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董氏曰**崔靈恩

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為據亦

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

音輝斯飛君子攸躋于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

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

矢行也革變也○**鄭氏曰**伊雉而南雉素質五

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

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

如矢行而直也其棘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

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

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

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

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

高也。釋文曰棘韓詩作柶柶也。柶即反革

韓詩作鞠云翹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

噦噦呼會反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寔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

之實也。孔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宋氏曰

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

覺直也。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猶快

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氏曰噦噦深廣

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突鳥叫反也。王氏

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

知噲噲其正是明也。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

而安寔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

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於陰陽以為宮室

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
以寧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

夢維何維熊于宮反維罷彼宜反維虺許鬼反維

蛇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屬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

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

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

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

蒲而實非也。竹筴曰筴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

謂與羣臣安奠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

而韋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孔氏曰

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功則平常寢卧之席

皆莞簟也。衽寢卧之席也。興夙興也。爾雅曰

羅如能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管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

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

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于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

○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王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

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王氏曰熊羆疆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

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

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

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宮觀天地之會辯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云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

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祀警備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
音章其泣嗶嗶華旁反朱蒂共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
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

孔氏曰嗶嗶者聲大也○**鄭氏曰**蒂者天子純

朱諸侯蕃朱白虎通曰蒂者蔽也行以蔽前天
子朱蒂諸侯赤蒂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

尺皇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

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
侯○**鄭氏曰**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毛氏**

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孔氏曰裳明習為

卑璋見效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
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羣

臣之從三行禮者奉璋棧樸曰奉璋峨峨髦士

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

不容無祿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
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

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
珪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

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
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

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也○**宋氏**
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蒂煌煌然有室

有家為君為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
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袒他計反載弄之瓦
非寐儀唯酒食是議寐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 禘祫也。孔氏曰 祫 縛兒被也。瓦 紡 芳 罔 反 埽 音 專 也。孔氏曰 婦人所用瓦 維 紡 埽 而已。

鄭氏曰 儀善也。出釋詁。○**毛氏曰** 懼憂也。○

氏曰 卧於地卑之也。○**蘇氏曰** 衣之祫即其

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 弄之紡埽習其所有

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

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遘父母之

憂。王氏曰 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

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 在易家人之六

二曰 無攸遂 在中饋 貞吉 象曰 六二之吉 順以

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 婦人之禮 精五 飲 幕 酒

漿 養舅姑 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

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 無儀 婦人質無威

儀也。○毛氏曰 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 棣 棣 之

多。○丘氏曰 婦人尚靜默 不當有所是非 尚質

慤 不當為威儀。○**說文曰** 禘祫也。詩曰 載衣之

禘 他計切。○釋文曰 韓詩作禘 音同。○**東萊曰**

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

章迷其佗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

牡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

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 君子攸躋 言其方升也。

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 君子攸寧 言其既處也。

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 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 厲王之時 特人之職廢 王始興而復之 至此而成。

孔氏曰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 六牲

謂半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半羊者馬祭之所
用者少豕犬雞則比失羊為卑故特舉半羊以
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半九十其特而
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濺濺並立反爾半來思其耳
濕濕始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唇曰特○**李氏曰**思辭也○**毛**

氏曰聚其角而息濺濺然王氏曰濺濺和也羊

以苦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

氏曰說文濺為和則濺而北者也呵丑之反而

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呵食已復出嚼之也○

王氏曰牛以耳澤為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為

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

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

計則耳下垂濕者其垂也○**歐陽氏曰**呼牧人

而告之曰誰謂爾無半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

○**孔氏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

也半特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特者之數也董

氏曰二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特以特計也

黑肩為特則黑皆為袖黑耳為犖亦各以其數

也○皆才細反袖音袖犖音計○**鄭氏曰**言動

息濺濺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譌五戈反爾牧來思

何河可反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饒音侯三

十維物爾牲則具

孔氏曰譌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

暑孔氏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

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為禦雨○**蘇氏曰**物

類也○**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譌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為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

持雨具齋餼糧從半羊之所宜遠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此以維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冰反不蹇起度反不崩麾毀皮反之

以肱占弘反畢來既升
鄭氏曰籠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

堅彊也蹇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宋氏曰**既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也○**毛氏曰**及其將歸

而又辯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半羊下來者類也矜

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艸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蹇不崩言羊得其性

而驟耗敗也言羊而不言半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半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

術曰羊有疾輒相汙○長樂劉氏曰不蹇不崩謂羣隊脩廣望之不斷也○**鄭氏曰**麾之以肱

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笞箠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

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陳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芻衆維奠矣旋音兆維音旛矣室家溱溱側巾之衆維奠矣實維豐年維維旗矣室家溱溱側巾

歐陽氏曰衆維臯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

縣鄙建旄州里建旗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

衆也○**宋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

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臯衆多矣旄旗

所以聚衆也○**張氏曰**衆維臯矣實維豐年豐

年則民間樂故以田以臯夢臯斯豐年之祥也

旄者旗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旄統人少旄統人

多今建旄之處乃建旗則民庶衆矣○**王氏曰**

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陳

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

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孔氏**

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東萊曰**以斯于寐

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

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

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

字周大夫○孔氏曰栢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

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

雲漢序曰仍叔栢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

世叔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

章杜氏謂取式譌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

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

憂心如燄世藍反不暇戲談國既卒于律反斬何

用不監古銜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曰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兵俱瞻視倏燔也李氏曰雲漢曰如倏如焚倏焚之類也○王氏曰如倏者內熱之謂也○**宋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鮑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民之瞻太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倏韓詩作炎字書作焮節彼南山有實實猗猗宜及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其祖殿反瘥才何反恣亂弘多民言霖嘉惜七感反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惜曾也○**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霖不猗猗其長也○**鮑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為瘥之未艾○**李氏曰**恣亂弘多言恣亂之大而多也民言霖嘉蓋為民霖善言但怨讟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恣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

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憺莫懲
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董氏曰**天方薦瘥

說文佗天方薦嗟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

空窳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

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

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

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太師維周之

氏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

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

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朱氏曰**尹

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

天不弔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

是之空我師○**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

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膺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

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

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

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

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

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膺厚也○**朱氏曰**

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

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
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
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寐
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瑣
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東**
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
也瑣瑣姻亞則無膺仕調尹以親暱而置之高
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訕音凶昊天不
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闕若穴
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宋氏曰**鞠窮也訕亂也○**鄭**
氏曰惠頌也戾乖也屆空也○**毛氏曰**闕息也
○**鄭氏曰**夷平易也○**宋氏曰**違遠也○**宋氏**

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頌而降
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
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
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
曰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
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
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
焉後皆放此○**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東萊曰鞠訕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
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
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
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
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
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

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

曰醒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也○**陳**

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

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

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

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

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東**

宋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

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

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

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亂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

騁敕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

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

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騶可往之所

○**東萊曰**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

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

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

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悻音亦如相醜市由

反矣

宋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子矣言

欲戰鬪相殺傷也牙解見秦無衣醜如賓主飲

酒相醜醜○**宋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

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

如賓主而相醜醜不以爲怪也孔氏曰言相惡

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

人之常態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

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宋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

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

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爲惡無有

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

正也○**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

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

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

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

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訟式譌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

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譌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

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

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

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

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

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

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宋氏曰**家父作爲此

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曷慮以

畜養萬邦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管。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造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音 六章章八句 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 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扶衰反 霜我心憂傷 民之譌言亦孔之將 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 哀我小心 疇音鼠 憂以瘁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 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 太史謂之正月 周六月是夏四月 謂之正

月者以乾用事 正純陽之月 繁多也。○**鄭氏曰**譌偽也 孔將甚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 王氏曰京京大也。○**呂氏曰**瘁憂幽憂也 與下鼠思泣並文 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瘁病也。○**范氏曰**正月辰養之月也 繁霜肅殺之氣也。○**孔氏曰**觀天災為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 天災可憂而民之譌言以害於國 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 災降于上也 譌言非常禍起于下也 上下相應如此 則國亡無日矣 李氏曰夏商之季 至於漢唐之末 天災謫見 非不明甚 民言謗讟 非不深切 而君臣未有覺悟者 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氏曰**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 大夫言已獨為王憂 耳以見幽王之朝 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

○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謬言石經作偽言○東萊曰凡講張為幻以罔上惑眾者皆謂之謬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音瘦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瘵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

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氏曰愈愈愈真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

之謂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

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

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謬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

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

是

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謬言者

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

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

憂心惇惇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

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惇惇憂意也王氏曰惇惇獨也○陳氏

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卒也○鄭氏曰辜罪也

○宋氏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

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

僕言不卒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

淪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

鳥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

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王不能入而民無所

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鳥之為物唯能食已
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
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之烝反民今方殆視夫芻芻
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
木之處而維有新蒸耳○**爾雅曰**芻芻亂也○

宋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
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
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

霍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王氏
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林木
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芻芻

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

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芻芻然而無所告
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
所勝者申句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譌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音信之占芻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
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脊

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脊尾毛色雌雄不異
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李氏曰**謂山為卑則

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譌
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
王既任小人不止譌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

召彼元老病舊有德者但問之占蒞之事言其
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
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
忌妖之見是以詩刺乃彼故老訊之占蒞傷其
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
老訊之占蒞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
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
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蒞則其迷亦甚
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
烏雌雉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
君之國事將日非失公曰何故對曰有由歛焉
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御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
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人莫敢矯其非君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

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
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
虺暉鬼反蜴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踏累足也

說文曰踏小步也吞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以虺為蝮○**毛氏曰**蜴蝮也孔氏曰釋奠云

蝮蝮蜥蜴名蝮蜥蜴守宮也李巡曰蝮蝮一名

蜥蜴蜥蜴名蝮蜥蜴守宮○董氏曰陸璣

以虺蜴為蝮蝮鄭康成以虺蜴為蜥蜴攷詩書

以虺為蜴者○**宋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

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家語曰孔子讀詩

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
遇天恐不終其命焉祭殺龍逢紂殺此干皆是
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
不踏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
人號呼而出斯局踏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
有脊理○**宋氏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
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
則為虺畏人者則為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苑音鬱其特天之抗五忽反我
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堯苦爻反垆戶角反之處而
有苑然茂特之苗○**毛氏曰**抗動也仇仇猶警

敖言五報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亭
璞曰皆傲慢賢者○**宋氏曰**力猶用力也○**李**
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苑然特盛之苗亦
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
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
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
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
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為灋也如恐失我爾○

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畱我其禮待我整鬻然

○**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

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
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

傷獨立於昏朝之亂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死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歎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兢兢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

通○**毛氏**曰厲惡也○**毛氏**曰火田為燎燎之

方盛之時炎熾燥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

襄國也姒姓也滅滅也釋文曰成齊人語也○

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

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

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

能滅之乎今也兢兢然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

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是

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姒以為

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末滅詩人

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

上七章皆述王信譌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

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

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

今人縛杖於幅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許規

反也○**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

日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求思其終

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宋**

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馬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為迫○**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負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負益也○**宋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

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復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負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之紹友亦匪克樂音洛潜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十感反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負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

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處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終○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為罟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為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遺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選**遊馬頰之谷遂至牛晉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

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也慙慙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穀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

人有言曰葵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葵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治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為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慙慙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旣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

類也

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穀作肴曰本又化穀

此此音此彼有屋較較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於遙反是榜陟角反奇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惴獨

毛氏曰此此小也較較陋也○**鄭氏曰**穀祿也

○**宋氏曰**榜害也○**毛氏曰**奇可獨單也○**孔**

氏曰此此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較較歎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此此

者有家而較較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

祿○**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天孽竝出而拯

壑之王氏曰此此較較者榜害之也富人猶可

勝也惴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

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

以勝其示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徇小貌從

人從凶詩曰徇徇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

邕釋誨云速速方較注謂小人乘寵方較而行

也○**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

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

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奇矣富人哀此惴獨使

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

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

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象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歛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竹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爲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歛正陽之月言尤忌之夏之四月爲

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灋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

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皆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隳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猶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繼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鄭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

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尔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燁燁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雨味反騰山冢峯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潛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燁燁震電貌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

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峯崔嵬爾雅注峯謂山峯頭巉岩者。○**孔氏**

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燁燁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溪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氏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
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側雷反子內史蹇俱衛反維趣七柔反馬橋音矩維師氏豔餘膳反妻爨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蹇橋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蹇橋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欬故知皆氏○**朱氏**

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緘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肅以

此宰為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

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宰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

奪之濶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
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
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
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褒豔
妻驕嬖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嬖方處言厲王
無道內寵熾盛○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佞戒
兮哀褒閻之為郵嬖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
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嬖方
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嬖
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
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
竝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
連朋黨於朝是以疾黃○李氏曰羣小人用事

又有豔妾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

釋文 蹶佗廢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佗不即我謀徹我墻
屋田卒汙音烏萊音來曰予不臧在良反禮則然
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

佗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

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

豬鬣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

也○**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

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

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
自知惡也故佗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墻

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

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為囿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常禮下供上役其適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宣侯多藏才浪反不勅奠覲反遣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宣信也侯維也○**爾雅曰**勅強也且也鄭氏曰勅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

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以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凡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宣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勅遣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徃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

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龜民尤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刃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噶于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眾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

氏曰噶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噶猶噶噶沓猶

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

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

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下民之孽

非天之所為也噶噶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

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噶聚談

也沓佞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

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前漢劉向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

罪無辜讒口噶噶釋文囂囂作噶噶韓詩作噶

噶○說文曰傳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傳沓背憎

○說文沓佞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背反四方有羨餘箭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痲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

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

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

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

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

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

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爲此
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不通則以言
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倣親屬之
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襄**
氏曰里顧野王作瘵○**爾雅**以瘵爲病集注同
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瘵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霖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
無義備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
常棣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
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
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

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
也比毛詩篇皆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
曰無衆也書曰度艸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
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吳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
饉其斬反斬伐四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
舍音赦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胥息
負反以鋪音烏反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辰也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孔氏曰**旻天上有

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
天誤也○釋文曰旻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

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駭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歎其若無窮者奈何不辰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矣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膏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膏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膏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兩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膏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度曰衣臧覆芳服反出爲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戾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戾是也○毛氏曰勩勞也

○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

大舉三公及大夫也○朱氏曰臧善也○毛氏

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爲天下之宗也

○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

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范氏曰靡所止戾

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

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

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

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度王之儆

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夷孔氏曰君臣
解體國將滅亡我夷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
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
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
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

百君子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

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灋度之言王終莫
肯信者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憇之也為陳

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言法語

不從也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

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

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

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

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

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

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在登反我誓思列反御憐

憐子感反曰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

則答諸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

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曾但也○**毛氏曰**誓御

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說文**曰誓

狎習相慢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

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

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憐憐

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

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替御而已蓋王所親厚聽用替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替御誰肯任之○**宋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諳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釋文**憺憺佗慘慘○**東萊曰**替御如揚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逐反維躬是瘁祖醉反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寄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凡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

小人惡直將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嘆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在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在道者見怨於

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
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
為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

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
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
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
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
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子
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迂于王
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
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

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何為拒
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
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
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邶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